

清授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暨元配張宜人墓
表

內閣中書本衙門撰文瀏陽歐陽中鵠拜撰

光緒十年六月中鵠居漕運總督幕中吾友陳君韞
原卒於京師赴至痛哭如遭期功之喪惘惘者數日
旣念知中鵠莫如君卽知君莫如中鵠恐先朝露遂
無有能傳君者君孤光謙尙童幼乃致書君弟嘉謨
保彝詢中鵠所不及知者以表君墓君諱理泰本名
本煥姓陳氏陳之先爲舜後唐時威烈將軍諱端者
官潭州家焉遂世爲長沙人厯三十七傳以至于君

君曾祖諱開經嘉慶戊午科舉人妣王氏祖諱鴻廩
貢生候選訓導贈奉政大夫妣周氏侯氏贈宜人考
諱欽度太學生封奉政大夫母黃氏封宜人太學君
有子四君其長也君生而沈敏十歲能文訓導君最
器愛之君敦厚崇禮孝友無間訓導君晚得足疾左
右扶持惟君克適其意太學君館會垣疾君舁木几
臥榻旁十四晝夜未嘗解帶家貧年十四卽授徒自
給左右就養旨甘必豐惟恐以窶乏貽親慮通籍後
尤多購珍奇以悅親祿入薄不能迎養子身居京師
每閒歲必一歸省辛巳假旋拜別時猶手青氍陳親

榻始去至今黃太宜人哭君常舉以爲言也君生平無私蓄凡有所入必盡歸親所以待親之賜與其力所能及者必徧及家人乃已君弟嘉謨先君補弟子員有慰君者則曰當賀我何慰爲居恆怡怡與諸弟無所忤然每勸之以義謂他日若登弟母效世俗懷刺取貲之舉且不肯謀局務以浼弟故君雖貴而於貧不加少也君雖貧而君之親與弟則又未嘗稍以爲戚也君嘗訂某姓館束脩數十緡未幾人以百金聘君君辭不就有從君貸金者次日易僞金以償且誣其元金僞君受之不辯族黨姻婭有貧者咸周之

不逮則假貸以濟之待奴僕以恩或有疾必視醫藥
問衣衾厚薄或沮之則曰吾不如是心終不安也蓋
君重然諾尙和易好行德惠自爲諸生至服官十餘
年率皆類此中鵠之交君也始於己巳科試而篤於
甲戌同官京師君弟畜中鵠中鵠亦兄事君每日必
一聚聚或語至竟日凡吾二人所爲雖纖微無不知
者然以此益相敬畏也君束脩自愛甚惡奔競之習
尤兢兢於出處大節有憫君之貧者餽君以欲得某
差當爲力君笑謝之左文襄公爲軍機大臣時知君
品能爲人師從君遊者多所成就以禮幣聘君居賓

席君固不往君同年友某以口舌致通顯急自見者皆依附之君始與相善也已乃漸疏私語中鵠曰是能言而不能行僨天下事者必是人也其後卒如君言顧君當時未以顯言於人人亦遂無知君者也君寡交遊於人少所許可獨私重中鵠每與人言必稱胡文忠曾文正以況中鵠咎君曰是何子之汰也君卒不改然每力攻中鵠之過不少假借嗚呼中鵠奔走於外者近二十年先大夫見背者又已九年其猶不至無所忌憚敢流爲小人者皆二三君子匡救之力而君力則尤多也中鵠嘗下直遲君問何晏中鵠

詭以應某試對君曰吾不信中鵠曰是能富且貴何不爲君久不語忿然語曰子且富貴吾悔識子請勿復相見矣已而相視而笑有重金聘中鵠者君力尼之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恐中鵠卒爲所奪也言至再至三不止中鵠又嘗以書詢某事遠近君答書曰子有其本領而無其筋骨何問爲凡類此者雖數千里外皆取決一言君之待決於中鵠者亦若是君爲學勤苦所論皆平易切實不喜故求深遠自教子弟以至教人之子弟不越弟子入則孝兩章癸未別君後君貽書中鵠曰近見子稱人文學而不務稱人

德行豈吾所從事者非耶抑聖賢之言不免於非耶
中鵠謂文學易副德行難副此亦聖門重言仁之意
君許焉然已疾作不能詳答矣自君死後中鵠去就
出處有可獨喻而不能共喻且論闇然之道必俟中
鵠旣死之日始可顯喻諸人而獨能待君而決者皆
不及決之於君然則使中鵠孤行其志不自知其有
當於古君子之爲與無當於古君子之爲者非君死
之故也耶昔嘗私論譚編修鑫振惜其無可以不死
者君慨然曰今吾蚤死亦若是焉耳矣由今思之何
其言之悲也君故僑居京師之南橫街今過之輒歛

歔不已凡舊識君者莫不如有所失則君之死也又
豈中鵠一人之私痛已哉君長沙府學附生同治庚
午科舉人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甲戌散館第一授
編修充光緒丙子丁丑會試同考官國史館纂修官
誥授奉政大夫卒年四十有五元配張氏善化太學
生長女封宜人先君卒與君合葬於鳳子山棉花坡
山之原宜人順婉婉能佐君得舅姑歡性尤儉素
惜物云